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作为山东文博展览的“颜值担当”，青州博物馆的“青州微笑：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艺术陈列”一直热度不减。

关于该展，有一句经典的讲解词：“我们哭着降临世界，却可以笑着走向永恒。”究竟何种力量，让石质佛像承载起“永恒”的宏大命题？

出土即顶流 震撼全世界

进入暑假，青州博物馆每天人如潮涌。观众基本是奔着明代赵秉忠状元卷、东汉“宣子孙”玉璧和龙兴寺佛教造像群这三大镇馆之宝来的。

其中的龙兴寺佛教造像群，并非一件文物，而是“一层”文物，占据了青州博物馆整整一层楼。更准确地说，仅拿出来展出的文物就有整整一层了。这处极具东方美学的展厅，也是青州博物馆最“出片”的地方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许多“最佳机位”攻略都收获了高流量。

龙兴寺佛教造像群不是现在才火的。1996年10月，青州城区西南的一处建筑工地上，考古工作者经过抢救性发掘，清理出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坑。面积将近60平方米，深约3米，里面都是佛教造像。后来人们发现，这里是千年古刹龙兴寺的遗址。

惊人之处，在于数量可观。坑内出土造像残身400余件，是中国发现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群之一，成为佛教考古的重要收获。这批造像的年代最早是北魏，最晚属北宋，跨越了近500年。

惊人之处，更在于风格独特。这批造像雕刻工艺精湛，艺术水平很高，又不同于以往人们所见风格，颠覆认知。其中，九成以上都保留着精美的贴金和彩绘工艺，令观者无不称奇。因此，龙兴寺佛教造像群当年就入围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，2001年又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。

出土即顶流，还轰动了全世界。佛教造像是一个特别的文物类别，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、考古价值，而且具有宗教史价值、艺术价值，备受全球的东方学家、艺术史家关注。这批国宝出土后不久，就漂洋过海受邀去美、日、德、英等国展出，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对青州佛教造像的关注和研究热潮。

价值有多高？考古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宿白感叹：“这是我见过的出土数量最多、雕刻最精的佛教造像，是极为罕见的。龙兴寺出土的佛教造像，有一种特殊风格，自成体系，学术价值很高。”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罗森则说：“我认为世界美术史应该重写，因为世界美术史中认为中国没有雕塑，而龙兴寺佛像完全可以证明，中国的雕塑艺术不但时间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塑要早得多，而且其雕塑艺术也大大超过了欧洲。”

“青州风格”的 生动课堂

这个展览，既好逛又不好逛。

说好逛，是因为布展者将“美”这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游客随手一拍就是“美照”，只要来了就会有收获。说不好逛，是因为这个展览专业性强，布展留白多、文字说明少，哪怕走上两三圈，都很难摸清其中的门道。

“青州微笑”的本质是“青州风格”，与洛阳、邺城、云冈等地造像风格迥然不同。

从年代看，龙兴寺这批造像中，北魏、东魏的占了三分之一，北齐的占了六成，它们属于北朝。两汉之际，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，历经数百年，至南北朝获得长足发展。这是因为，当时许多执政者是佛教徒，以国教之名大力扶持。同时，由于持续的灾天人祸，民众也希望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寄托。

青州早先属于南朝刘宋版图，皇兴三年（469年）归入北朝北魏政权。北朝政权动荡，但整体极度崇佛。北魏夺取青州一带后，多数民众成为“平齐户”，后人“僧祇户”，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。北齐全国共有寺院“三万”、僧尼“二百余万”，僧尼人数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，可谓空前绝后。这是青州佛教在北朝突然兴盛，“青州风格”横空出世的关键。

不过，并非产于青州的造像就叫“青州风格”。

龙兴寺的北魏、东魏造像，基本沿袭北魏孝文帝制后的中原传统造像模式，与北方其他地区的区别并不明显。这一阶段，以面容上的秀骨清像和服饰上的褒衣博带为主要特征。秀骨清像，就是人物颀长清瘦，面容清冷俊秀，追求神清气远、清新脱俗的意境。褒衣博带，就是宽袍、系阔带，给人宽大飘逸之感。

到了北齐，“青州风格”真正形成。佛像面容圆润慈和，笑意温婉，一扫早期佛像的神秘感，代之以人间可亲的慈悲与宁静的禅意。佛衣轻薄如纱，紧贴躯体，流畅的阴刻衣纹如水波般自然垂落，勾勒出匀称健美的身形曲线，同时透露出一种含蓄内敛的韵味。成语“曹衣出水”说的就是这种境界，“青州风格”被认为是中国佛像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。展览特意将北魏、东魏、北齐造型并列在一起展出，便于参观者看出其中的差异。

学界一般认为，“青州风格”佛像薄衣贴体，明显受古印度笈多王朝“湿衣佛像”影响，不会是短时间就能独立形成的。至于是北齐年间从南朝间接引入，还是由海上航线直接传入，目前还有争议。

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北齐时期的青州是南北征战的大后方，又被北齐朝廷视作“王命是基”，得到了休养生息之机，社会环境相对稳定。再加上青州原本就是联络南北、沟通海外的要地，充分具备文化交流的条件。

探展记

『我们哭着降临世界，却可以笑着走向永恒』

一抹青州微笑，为何触动人心



穿越时空的 “人本”力量

“青州风格”，或者说“青州微笑”，为什么动人？解释有很多，但关键点，在于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，表达了普通中国民众的审美情趣。

不妨拿云冈石窟作对比。毕竟，二者年代相近，都属于北朝。云冈石窟以“胡风胡韵”著称，佛像保留了大量印度、中亚及希腊艺术元素，比如西域式卷发、铠甲纹饰等。体量更是巨大，站在云冈石窟前的那种压迫感，能让参观者瞬间意识到什么叫“法相庄严”。其实，“庄严”一词就是鸠摩罗什从梵文中翻译而来。



比起云冈石窟的皇家气派，青州造像多由地方上的望族供养，尺寸以一两米为主。无需仰视，只需要平视，这种“凡人尺度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感。

如果说“青州风格”在造型和衣纹上展现了工匠们的技艺，那么其对面部的刻画，则赋予了造像灵魂。相较其他地区，青州造像面部更为柔和，眼神中透露出慈悲与宁静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微笑。这种微笑既不是北魏秀骨清像的冷峻超脱，也不同于唐代造像的丰腴华贵，而是一种融合着异域风情与本土审美的艺术表达，令人感觉亲切温暖。

应当说，“青州微笑”是独属于南北朝时代的浪漫。恰如学者所说，在佛教、儒家、道家跟域外文化的共同作用下，“青州微笑既有古希腊雕塑的线条美，又融入了儒家的温润与道家的超脱”，成为体现中国文化包容性与创新力的例证。

放在历史空间中，更能理解“青州风格”的深刻。

历史长河中，青州一带农业根基稳固，盐、铁、制造业发达，人口众多。同时，作为丝路东端的重要市场，四方商贾云集于此。中亚粟特商人的骆驼队千里而来，南海诸国海商的船舶历万险而至。可到了南北朝，青州先后归属十多个政权，水灾、地震、饥荒、虫害和战乱频发，民众苦不堪言，直言生活于“恶世”“苦海”之中。特别是北魏、东魏之交，建义元年（528年）六月、普泰元年（531年）二月、永熙三年（534年）十月，青州治所东阳城迎来大战三次。

如果仔细看看龙兴寺造像题记，可以发现造像主都有一段令人心痛的故事。韩小华为“亡夫”“亡息”造像，惠照为“亡父母”“亡妹”造像，邢长振为“二亡姊妹”造像，智明为“亡父母、亡兄弟、亡姐”造像……他们修造这些佛像，或许是在表达宗教信仰，但更多是在表达思念和情感。无法想象他们见到造像时的复杂心情，但有些情绪时隔1500年依然共通。

于是，在展厅里，没有看到令人心生敬畏、高高在上的“神”，取而代之的是亲和的、包容的、愿意默默陪你哭、给你微笑作鼓励的“人”。这些微笑者，既可以算作佛陀证悟后的慈悲，又可以是凡人顿悟后的欣喜，既稍微带有蒙娜丽莎般的神秘特质，又带有自家亲人身上那种熟悉的温暖。

“刹那即永恒”，这是共情才有的力量。艺术史家将龙兴寺佛教造像群视为中国佛教艺术从“神本”到“人本”的转折点。

尽管无从知晓创作者是谁，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些工匠是真正的艺术家。

经历人祸天灾， 得以“入土为安”

展厅里，造像身上的一道道伤痕，刺痛着人们的心。这些东方“断臂维纳斯”的神秘遭遇，引起人们的好奇。

研究发现，这400多件文物的断茬面新旧程度有所不同，并非同一时期导致。部分巨大的背屏式造像，碎成了十几块，甚至上百块，破坏程度极其严重。不过，大多数造像是轻微破坏，或者残断为数段，并没有达到支离破碎、惨不忍睹的地步。

一般认为，龙兴寺造像被破坏，首要因素是北周武帝“建德法难”的灭佛运动。北周武帝初期，境内有僧尼百万人，寺院万余所。为强化王权，武帝废佛灭法，几乎让北地佛教绝迹，龙兴寺自然不会幸免。断茬较旧，眼睛、鼻子、双手被刻意损坏的造像，当是此时导致。此外，隋末农民起义军攻打青州城，宋徽宗崇道废佛、宋金军队在青州城的拉锯战等，也对一些造像造成了破坏。

不过要说明的是，经过地层沉降、长期挤压，许多造像是自然损坏的，它们身上无人力破坏痕迹，找不到击打点。比如，最大的一件高3.05米、宽1.85米的造像，最薄处仅有4厘米，在埋藏期间又破碎出许多新茬。非人力所毁造像的比例，学者们认为在30%以上。

为什么这批造像会被深埋地下呢？北宋末期，宋金交兵，宋方接连失利。靖康之役后，青州屡遭金兵进犯，州城竟在短短三年之内，六陷于金兵之手。青州城饱受重创，几乎沦为一片废墟。女词人李清照及其丈夫赵明诚，在青州城内的住宅“归来堂”和十余屋书册什物因此损毁。

龙兴寺造像窖藏坑正是开挖于此时。其动机或许不是在城破之前把造像埋藏保护起来，而是让造像“入土为安”。

1984年秋，临朐县明道寺遗址舍利塔地宫中，出土残碎石佛像身軀、佛头及背屏式造像残件1400余块。2003年，济南老城区进行改造时，在地下发现了唐宋开元寺地宫遗址和两处窖藏，出土造像80余件。结合出土碑刻可知，北宋时期山东存在“安葬佛像”的习俗。

虽然一展望去密密麻麻，但众多造像摆放得井井有条，表现出礼遇式埋葬的特征。坑壁垂直，拐角明显，底部整修平整，预留有斜坡以便搬运造像。造像有规律地按上中下三层排列摆放，坐像立式摆放，比较完整的身躯置于窖藏中部，头像则沿坑壁边缘排放。陶、铁、泥、木质造像被置于坑底。窖藏坑最上层发现有席纹，说明曾用苇席覆盖。

或许因为战事紧张，最终没能来得及修建地宫、宝塔、石碑，但虔诚之心已表达无疑。只是，当时的人不会想到，有一天，“青州微笑”能重见天日，并以惊世国宝的形态成为“顶流”。



照亮书籍背后那些人

□ 本报记者 师文静

近年来，人文纪录片呈现蓬勃之姿，《但是还有书籍》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近日刚收官的《但是还有书籍》第三季，依旧聚焦与书有关的人，盲文出版者、译者、作家、书店经营者、科普工作者、素人写作者等，寻找书籍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。这些人的快乐和烦恼、丰盈和有趣，与书为伴的眉心褶皱、脉动心跳，都很打动观众。

丰富的人文视角，深切的人文关怀，一直是《但是还有书籍》的叙事法宝。

该纪录片第三季第一集《书海逐光》讲述的是盲人阅读的故事。中国盲文出版社校对员史然12岁时失明，一度孤僻寡言，直到读到盲文版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作品，才得到情感上的抚慰。为逃离按摩、诊脉等工作，史然考入出版社，成为一名盲文校对员。她为盲人读者群校对了大量文学名著，在琐碎、枯燥的工作中心点亮阅读之光。

随着盲文出版物越来越丰富，以及AI眼镜的出现，盲人阅读变得更便捷。阅读让盲人挣脱了身体的枷锁，是他们疗愈心灵、看见世界的重要方式。正如中国盲文图书馆副馆长何川感叹：“有一具哪儿也去不了的身体，但拥有一颗无所不能的灵魂。”这一集的故事，让人想到第一季中80后夫妻的流动书摊、第二季中四川小伙在甘孜塔公草原上建的图书馆。前者的流动书车行走中国，给留守儿童带去故事书，给农民带去了蔬菜种植手册；后者让草原孩子有了阅读、听故事的乐园。书籍出现在有人需要的任何地方。

《但是还有书籍》很值得借鉴的创作思路是以小见大、以个体折射整体，通过细致刻画典型人物的故事，呈现更大的社会变迁、文化现象。

纪录片试图通过几位作家的经历，最大限度捕捉文学创作的个体色彩、文坛创作风向趋势，乃至世界华语文学写作的多姿多彩。第二季中，作家班宇的背后，是新老北作家群及东北叙事热；梁鸿代表着非虚构乡土文学写作的突围；吕德安以极具漂泊感的诗人身份，带观众重返曾经热烈的诗歌江湖。

第三季拍摄的作家黎紫书、范雨素、林白，是拥有不同地域、身份和命运的写作者。她们的故事呈现出华语文学写作的更多面向。“如果不写，没有人会去写，这一切会消失掉。”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的小说《流俗地》，在女性书写、南洋华人历史书写上，探索华语文学写作的突围。《我是范雨素》一文火了之后，范雨素拒绝了类似的非虚构写作邀约，在打工间隙，耗时三年，完成首部小说《久别重逢》。她要写下曾经如地狱一样黑暗的生活，写下她逃离、漂泊的故事。“我们能读懂文字，差不多相当于能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。我知道自己的命运不好，但我依然要面对它，生命就是要努力向上生长的。”范雨素的话，也是近年来流行的素人写作的最好注脚。作家林白凭借写作，从人生的黑暗中攀爬出来。她的小说《一个人的战争》大胆、先锋、私密，也因此成名，也因它失去工作。从《说吧，房间》《妇女闲聊录》到《北流》，林白的作品都聚焦女性的困惑、痛苦与寻找、探索。林白的自身经历与作品，都在诉说女性的处境和女性觉醒的力量。

《但是还有书籍》刻意回避了信息爆炸时代阅读的重要性、阅读趋势、纸质书的命运等宏大议题，而是通过藏在书籍背后的“人”的真实生活，展现阅读的力量。爱书人身上，阅读带来的快乐和美好，也感染着观众，给大家提供充足的精神价值。

片中不少人专心于自己的职业，或绘画，或翻译，与书为伴，收获更丰盈的灵魂。第一季中，《桃花源的故事》等绘本的作者蔡皋，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，她在过往人生中经历诸多磨难，却依旧保有孩童的心态，给世界的战争带去治愈的力量。第二季中很受欢迎的人物，是当时还在世的98岁版本目录学专家沈懿元。他退休后一直在南京图书馆上班，一上又是30多年，除了吃饭、喝茶，就深深扎进古籍的海洋。他不清楚拍纪录片是干什么，但他却是这个片子中最鲜活的人。谈到淘古籍的有趣经历，他说：“买书等于交女朋友，没成功前不要乱讲，乱讲了就不成功了。”“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总是玩儿。”“我要过好每一天。”沈懿元的豁达之语，成为该纪录片的金句。

纪录片第三季第五集《给万物写说明书的人》拍了三位专注于科普写作的人，他们身上有不同的力量。为了帮助父亲完成《内蒙古植物志》的绘图工作，植物科学画师马平在年轻时放弃了考大学。他认为这个牺牲，是他心里永远的刺儿。但坚持下去的信念，让他70岁时又接手一部大型植物志绘图工作，为自己的坚守画上圆满句号，也接续了父辈的事业。建筑科普写作者、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王南专注古建筑研究，身上洋溢着激昂和幸福。清华大学毕业的王南，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，但在大学里接触到梁思成的《中国建筑史》后，走上了古建筑研究、传承、传播之路。他说：“建筑现场就是伟大的教材，你会被它感动，决定不顾一切，奉献终生。”“建筑史诗”系列科普图书，让普通读者感受到了古建筑的魅力，也让王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北京天文馆馆长齐锐耗时8年，弄清楚古代天文学中283个星官、1464颗星星的古代坐标和现代天文坐标的对应。古天文学的深邃，令人着迷。三位科普创作者的作品令人赞叹，很多观众感慨：“看不懂这些专业知识，但大受震撼。”他们为了承诺、使命、热爱，以匠人精神对待自己从事的事业。

《但是还有书籍》片名出自诗人米沃什同名诗歌，由杨德友翻译。诗里这样写：“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/有幸诞生/来源于人/也源于崇高与光明。”《但是还有书籍》成为一个火石，点燃一些人，可以跟随它去阅读，去找到书籍，也可以去感受书的背后那些“崇高与光明”的人。

